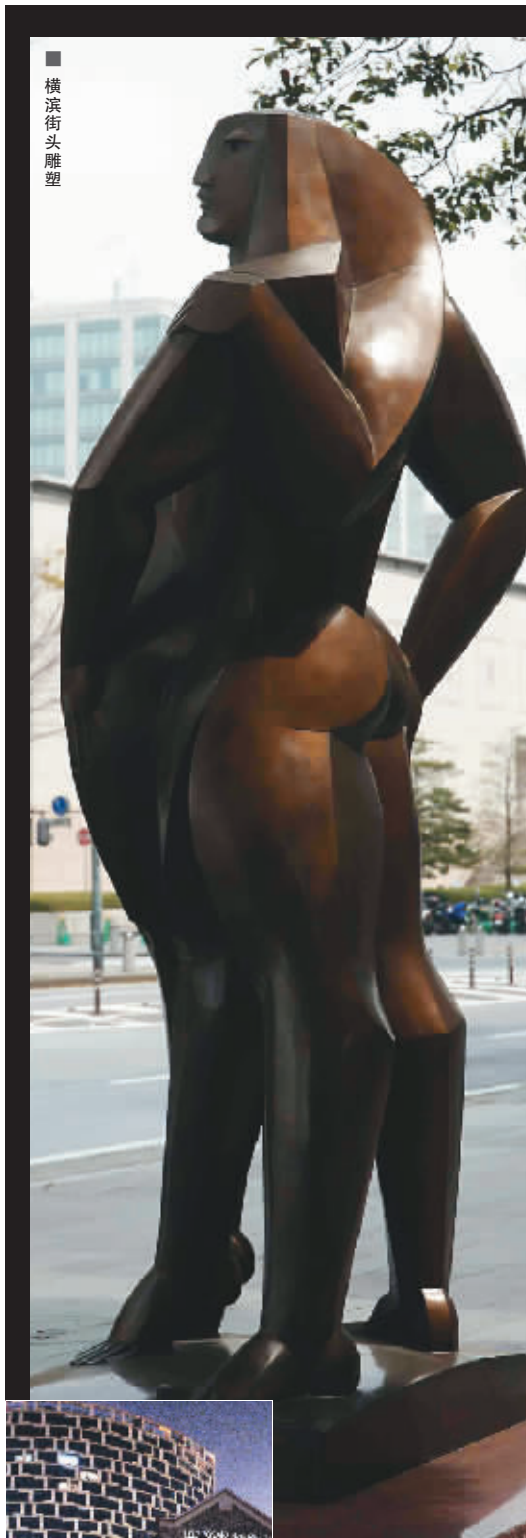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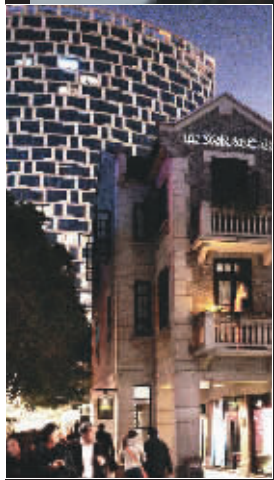


■ 横浜街头雕塑

在街头阅读城市悟性生长

守住老风景的标志和自尊

◆ 姜锡祥 摄 陈守文 文



■ 老老的石库门，与刚刚落成的「巨轮」相得益彰

■ 一束汽车光过，“银锭”风采迷人



■ 东京-台场



■ 横浜石雕喷水街具



■ 外白渡桥中看到的浦东



■ “小姐窗”变成了富贵马车



■ 东京-六本木



■ 东京-台场

城市的新地标如何越长越高? 城市的风景线怎样吸纳古老的弄堂风情? 耸入云霄的塔楼如何与矮矮的老虎窗匹配? 走在冬日里的沪上街头, 徜徉在寒夜里泛着橘黄色灯光的老宅中——

疑问、注视、沉思, 脚下的一汪浦江水柔柔拍岸, 泼金洒银的粼粼波光摇晃着眼帘, 我们豁然开朗: 浦江一水, 挽起滩上的昨天和今天, 反差成就了审美的距离, 距离让城市有了悟性成长的空间。于是, 我们看到的城市典雅高贵又青春勃发。

不仅如此, 悟性的城市还在老城区里东一丛、西一簇地生长着, 犹如雨后莫斯科郊外的蘑菇。“骑”着街道的高耸建筑分明就是远航的巨轮, 里面的灯光当然就是茫茫夜里妈妈那声温暖的召唤, 冷不丁, 一束车灯划过, 原本黑乎乎、幽闪闪的东西立刻变身雪白润圆的银锭, 那椭圆的口、那黑而蓝的影、那层层叠叠的环, 我们倏忽间被“拿”住, 我们被“冻结”。“巨轮”俯瞰的地方就是新天地——那片著名的老房子, 据说老外中流传的“不来新天地, 自来上海城”的地方。

老房子, 那些富贵人家的石库门建筑大多如此, 小姐窗上扎着密密的花灯, 咦——怎么这窗“化”成了珠光宝气的马车? 可不是马车! 那轮上的灯如溜溜球般忽闪忽闪的, 那长长的绳不就是长长的缰, 连那车刹都如此地优雅, 而且马车飞到了墙上, 莫非是等不及了, 要擅袖上墙抢了小姐不成?

在这里, 马头墙、格棂窗、洋洋的洋品牌与远处的壮楼大屋倒也棱角俱依、清爽逼人。尤其是, 老建筑描点口红涂点胭脂之后, 那“第二春”立刻撒了缰绳。

艺术与建筑一起奔跑

◆ 艾考

城市如何成长? 是隔断了、推倒了重来? 还是面对成长的烦恼什么也不干? 显然都是不合适的。

有人说, 战争如何毁灭城市, 动荡如何毁灭圣迹, 其实既没有战争, 也没有运动的建设时期我们毁掉的历史最多。崇高的、卑琐的, 或者跟风的各式目的, 都可以成为冠冕堂皇、理直气壮毁灭城市历史的理由。于是, 如今我们的城市变得千城一面, 千城的草、千城的树甚至都一面了, 不信? 草都是平平整整、不让露头地“憋”在广场上, 树都一律“桩”样杵在树干拼成的“森林”里, 有印象吧, 这些草都是澳洲的, 或者欧洲的, 冬天都不黄的; 这树进城都有一个响亮的名头——

“大树进城”。

其实, 城市新老面孔的融合能力远比我们的想象力强且丰富。百年的外滩与年轻的陆家嘴都能比肩共舞, 看着顺眼, 更何况知名度不及他们的建筑。反差、匹配, 老砖墙与大高塔为伍, 我们的城市审美空间更大, 城市的悟性就更多。

关于新老建筑、新老街区的匹配性我们疑问了很久, 也观察了很久, 可以说我们的脑子里装满了问号。在很多城市, 我们脑子里的问号越长越大、越积越多。

新旧建筑、街区让我们明白了: 当艺术与建筑一起奔跑, 然后我们脑子里的所有问号就开始提问。